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# 茶裡嚼出秋滋味

尹小英

處暑是夏與秋的曖昧時分，連風都悄悄換了性子。白天的太陽還留著幾分夏日的威風，可晨昏的風已經帶著爽利的勁兒。這時候喝茶，最適合坐在樹蔭下，看光斑在茶席上跳動，捧著一杯溫熱的茶慢慢啜，竟真能從茶湯裡咂摸出幾分秋意。

茶最懂時令。三伏天裡喝它，求的是那股清涼勁兒；等時令走到處暑，茶湯也跟著變——香氣沉澱，滋味醇厚，連回甘都帶著新稻脫殼時揚起的粉塵香。這時候我最愛泡老白茶，看蜷曲的茶葉在壺裡緩緩舒展。

說起經年的老白茶，存放得久，火氣褪盡，反倒生出一種溫和的力道。頭一泡，茶湯淡黃，入口微甜，若午後四點的陽光，不烈，卻仍有溫度。第二泡，茶色漸深，棗香、藥香一層層泛上來，喝下去，喉嚨裡暖融融的，恍若秋日曬乾的稻穀堆在舌尖上。到了第三泡，茶湯稠了，滑進喉嚨，竟有種踏實感，彷彿一腳踩在秋收後的田埂上，泥土鬆軟，風裡飄著稈稈的香。

單叢茶又是另一種脾性。暑氣未消時，它張揚，花香撲鼻，喝一口，整個人都醒過來。可到了處暑，它反倒收斂了些，香氣不再

那麼沖，而是緩緩地、一層層地往外滲。

蜜蘭香最是知秋。從熱飲時的甜潤如晚霞，到茶湯稍涼後在喉間泛起的一絲沁涼，恰似處暑三候「天地始肅」。那涼意不是驟然而至，而是從茶湯深處慢慢滲出來的秋聲。茶農說：「處暑摘茶，露水鎖香。」這話不假，這時候的單叢，猶如把初秋的清涼也封存在了茶湯裡。

可處暑一過，那滋味便悄悄化開，轉成一種清潤的回甘，好比秋風掃過樹梢，葉子沙沙響，卻不再扎人。若是陳年的生普，這時候喝，木香更顯，茶湯滑過舌面，竟似踩碎一片梧桐葉的脆響，帶著點秋的寂寥。茶性近人性，陸羽《茶經》說「茶之為飲，最宜精行儉德之人」，這普洱的蛻變，倒像是人生的修行。

記得某年處暑，我特意翻出同一餅普洱，一半在立夏時泡，一半留到這時再試。立夏的茶，鮮烈，像少年人的意氣；處暑的茶，卻沉穩了，澀味退去，餘韻悠長。原來茶也會跟著節氣長大。

喝茶喝久了，舌頭便成了節氣的探測器。處暑的茶湯裡，總比天氣預報早三天傳來秋訊。古人說茶「發乎節氣」，真是半點不假。突然就嘗到了時間的味道，發現一杯茶裡竟藏著一整年的天時。處暑飲茶，不必刻意尋秋，只要靜下心來，茶自會告訴你，秋天是從哪一口開始的。

## 遲到的秋雨

許世宏

立秋第二天的上午，長了翅膀的烏雲紛紛棲息天幕，天空暗得像夜晚，地面黑乎乎的。沒有一絲風，熱空氣凝固了，整座城像個悶罐，令人窒息。忽然，北邊刮來一陣狂風，行道樹像喝醉似的搖搖晃晃，舞蹈的樹枝飄下黃色的蝴蝶。引車賣漿的行商預感到雨的來臨，紛紛逃往家園；擺攤設點的坐賈，眼看著「雲青霄欲雨」，慌忙收拾門前的東西。一道閃電飄來，像飛舞的利劍，緊接著一聲炸雷，震耳欲聾，狂風挾著暴雨撲面而來，猶如奔騰的千軍萬馬，氣勢磅礴。風聲，雨聲，喇叭聲，呼喊聲，一片喧囂，熱鬧非凡。轉眼間，大街小巷成為一道道的河流。乾旱的大火霎時澆滅了。

古人云：“三天一小旱，五天一大旱。”炎炎烈日的夏季，五天不下雨，莊稼就顯得乾旱，何況五十天左右沒下雨了呢。

莊稼幾乎成為乾柴。青春期的玉米沒有往年朝氣蓬勃的颯爽英姿，一臉憔悴，枯黃的帶狀葉片耷拉著，腰間拐的手槍沒有了彈；一向耐旱的芝麻，面黃肌瘦，身材矮小，縮頭縮腦，喇叭花半開半閉，蒴果結得縮縮。

紅芋秧早晨就打蔫，到了中午半死不活的，一如風燭殘年的老人，危在旦夕；根須深扎泥土的樹木葉子泛黃；路邊生命力強大的野草也無精打采；土地裂開大大小小的嘴巴……一望無邊的莊稼活在「水深火熱」之中。

莊稼是農民的命根子。靠土地吃飯的農人，拚命拯救莊稼，有的肩挑水桶，有的手按水壓井，有的啟動噴灌機。「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。」但是農民抗旱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境下進行的，莊稼渴得著急了才去澆灌的。

即使澆灌也免不了減產，但不致於絕收。距離水源較遠的莊稼，大都走上了窮途末路。我們的農業依然是靠天吃飯。

在農村全面掀起抗旱高潮的時候，雨水不期而降。

這是一場遲到的秋雨，莊稼大都旱死了，老天爺流下了悲憫的淚水。這豈不是鱷魚的眼淚？

這是今年的第一場秋雨，雖然細細來遲，但畢竟緩解了旱情，抵禦了酷暑，補給溝河的水源，對植物的生長大有裨益，依然功不可沒！

## 千層底半生暖

李響

布鞋總是歪斜地蜷在門墩旁、床腳邊，或是灶膛前的矮凳下。鞋口微張著，兩隻走累的小船泊岸小憩。鞋面沾著泥點子，鞋底邊緣嵌著草屑土粒。腳丫子從裡頭拔出來，還帶著汗津津的熱乎氣。再穿上時，軟和的棉布裡子貼著腳板。走起路來，結結實實踩著地。下田埂，踩泥水，走土路，踏實、服帖，鞋底生了根，伴腳掌認清每一寸土地。

可那時，誰肯多看這灰撲撲的鞋呢？它平常得像腳底的土。目光掠過皮鞋的光亮，追著運動鞋的鮮亮。它不言不語貼著腳走，最認路的老牛不聲張，便在腳邊相伴。即便旁人眼裡沾著「土氣」或「守舊」。穿它的，有拄杖蹣跚的白頭翁，青布長衫的教書人，間或念舊的年輕人走進霓虹街市——鞋沉默著，鏡子般映出主人的天地；閱盡世事的淡，浮華喧囂的靜，或是對舊日樸素安穩的眷戀。一句未曾出口的話，懂的人心領神

會。

秋深了，娘坐在屋門口，借煤油燈光剝麻桿皮。燈影將輪廓投在土牆上，晃動著。灰麻皮在她皸裂的指間軟軟分解，在粗糲大腿上反覆搓捻。沙沙聲裡，麻絲絞成堅韌的繩，繞作溫熱的線團，布鞋的筋脈就此誕生。

糊「裕襪」的日子，娘拼接著時光。舊衣裳殘片——紅的襖襯、藍的褲腿、灰的袖口，浸飽米漿，一層糊一層布，裱滿寬大木托盤。日頭曬透，炕頭烘乾，揭下便是五彩斑斕的硬板子，厚墩墩、硬錚錚，千層底的骨。

納底見真章。娘弓著背，把全身力氣壓下去。錐子瞄準千層裕襪，手腕一沉，狠命扎透布層。頸間青筋緊繃。頂針抵住納底針尾，麻線引過孔眼。

她用牙咬住冰涼的針尖，頭猛地一揚，「啾啾」聲中麻線勒緊。八百針，針針釘進半生的力氣。頂針下指關節磨出深坑，血珠從凍裂縫裡沁出，洩在麻線上凝成暗點。納好的鞋底，針腳鼓成硬疙瘩，粗糲溫厚，飽經蹂躪依舊堅實如磐石。

鞋面用藏青棉布，沿邊滾了道墨黑布條。鞣鞋時，娘腮幫緊繃，針腳深扎鞋幫鞋底邊緣。最後一針收邊，新鞋托在她掌心。粗糙拇指摩挲鞋口滾邊，眼角皸紋堆疊漾開笑意——撫觸心血的活物。

布鞋的底，日子糊成的硬殼，娘納進去的半生魂。它沒有皮鞋的稜角，不似運動鞋鮮亮，素淨布面包裹千層厚底，悶聲丈量

長路。碎石硌腳，泥漿粘稠，土地的溫涼軟硬，它最懂得。穿得久了，鞋底陷進腳板彎弧，鞋面焙熟腳的溫度，服帖得長出骨肉相連的模樣。

兒時雨過天晴，我滿腳泥濘回家。昏黃燈下，娘為我剔去鞋底濕泥。豬鬃板刷刮過密匝針腳，泥塊撲簌掉落。「你這皮猴兒，專蹣泥湯水窪！」她嗓門高揚，聲氣裡裹著棉絮般的軟和暖意。刷淨的布鞋倒扣牆根下曬太陽，排成一溜，鞋口吮吸日光，靜候啟程。鞋散著新布曬透的暖香，雨後混著青草的土腥氣。深夜的聲響滲在紋理裡：麻皮軟韌，錐子撲撲，燈芯辟啪。

鞋底在行走中越磨越薄，毛邊破損處記著趕集的匆促，後跟斜面刻著跋涉的山水溝壑。那凹陷的弧度凝著田埂負重的堅忍。一寸寸矮下去的消損，積攢著歲月份量。磨舊的紋路深處，藏著娘當年紮下的一針又一針。

布鞋終有穿破時。有的蜷在幽暗院角，與破瓦罐蛛網為伴；有的被巧手婦人換底補面，踏上新途；更多的與麥秸枯枝填進泥坯灶膛。火苗竄起，千層底蜷曲消融，火星辟啪爆響，將當年浸著血汗的針腳在火光裡重走一遭。焦黑的灰燼輕盈飄起，蘊藏半生的暖意混入青煙，鑽進新煮的飯香裡，滲進後來人踩踏的泥土。

灶膛裡紅通通的火舌舞動。火光深處，娘低著頭，微蹙眉，用牙咬緊麻線，將半世辛勞與光陰，無比結實綿長地奔進千層鞋底。

# 為何說家國情懷是中國文化的歷史基因？

——專訪中國著名作家梁曉聲

中新社廣州9月8日電 中國著名作家梁曉聲近日攜新作《中國文化的歷史基因》亮相2025南國書香節。作為廣義的中國文化史綱要，該書以時間軸為主線勾勒中華民族文化千年演變歷程，構建了覆蓋詩詞歌賦、文學戲曲、音樂書畫等文化門類的宏觀分析框架。

中國文化的歷史基因究竟是什麼？今日之中國文化應以何種視角與西方交流？人工智能（AI）是否會取代作家？梁曉聲就這些話題接受了中新社「東西問」採訪。

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記者：據瞭解，《中國文化的歷史基因》深度解剖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基因及演變。書中，您想表達和傳遞的思想理念是什麼？

梁曉聲：說到中國文化的歷史基因，其實就是家國情懷。這是中國文化與世界上許多國家文化非常不同的狀態。中國古代的唐詩宋詞中，就有相當一部分家國情懷的敘述，如「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」，還有一些邊塞詩，這在全世界的古代詩歌甚至古代文學中都是不多見的。

到了抗日戰爭時期，歌曲《松花江上》《黃河大合唱》也都飽含家國情懷。現在北京很多街道以抗日烈士的名字來命名，包括張自忠路、趙登禹路、佟麟閣路，再看他們

的家書，都在講捨身為國，這是中國文化中相當令人肅然起敬的一種現象。

回顧中國歷史，尤其是近現當代史的時候，我對那些願意為國捐軀的鐵血男兒，會感到一種驕傲、自豪，而且內心充滿了崇敬。這些因素都是影響我寫《中國文化的歷史基因》這本書的動念。

中新社記者：現在經常講中西文化交流、文明交流互鑒、增進相互理解，中國文化應以何種視角和西方交流？

梁曉聲：東西方文化當然應該要交流，而且我們也樂見這種交流的成果。但中國人也不必太一廂情願，也不必太心急。實際情況是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，包括韓國、朝鮮、馬來西亞、泰國等在內的整個亞洲文化，並沒有被納入美西方視野之中。

中國是一個特別渴望瞭解世界各國文化的國家。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，那時中國人對外國文學真是虔誠又謙卑。與此同時，中國培養了一批翻譯家，專門做對外交流工作，把外國作品翻譯成中文。

但這種文化的交流實際上是不平等的。在一個時期內，由於把他人抬得很高，中國人總覺得自己的文學作品不行，中國近現代作家不行，當代作家就更不行了。當年的中國人習慣仰望西方文化，為什麼會那樣？這與當時中國自身發展情況有關，20世紀80年

代中國的城市老舊，農村很貧窮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。但今日之中國，已非彼時之中國，經過40多年的發展，一切都發生了變化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是不是中國文化可以被重新認識了？但遺憾的是，有些人可能還停留在過去的文化觀。

重新回頭看，《戰爭與和平》《悲慘世界》是好的，巴爾扎克是了不起的，《紅與黑》也是很棒的，托馬斯·哈代的《苔絲》等都是很好的作品。但也有一些外國文學作品，包括《月亮與六便士》《刀鋒》《飄》，其實「很水」。今天，我覺得我應該清醒了，還要把這情形告訴別人，而且我相信這並不會顯得一個中國人很狂妄。我個人認為，一切文化交流要順其自然。

中新社記者：從小說《人世間》《雪城》，到學術著作《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》《中國文化的歷史基因》，您一直在創作不同題材和形式的作品，這種創作動力源自何處？

梁曉聲：文學創作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。一個寫作的人，他一開始寫作，差不多就是會一直做這件事，並形成終生職業，跟繪畫、書法、唱歌、舞蹈表演是一樣的。每個人一生從事的工作，第一是因為喜歡，第二可能是出于責任。尤其是工科人常和國家命運連在一起，也有文科人覺得自己的責

任很大，比如章太炎臨死前就擔憂中國文脈後繼無人。

當然，我們這些人不會有那麼多強加給自己的責任，可能更多是我喜歡寫作，我願意做寫作這事兒。如果這事兒不做了，可能就是活著找不到北了。僅僅旅遊、散步、養花養草、健身、養生，但唯獨沒有寫作的話，還是覺得人生就會變得輕飄了。

實際上，作家也是一些普通的人，要多接觸生活，不要把作家理解成天生會看書的人。還有一種「書」比書更大，那就是生活本身。生活本身是一本好大的書。

中新社記者：當前，AI給各行業都帶來了影響，對寫作、文學的挑戰是什麼？會否取代作家？

梁曉聲：不要相信用AI進行文學創作。整理一篇文章，寫祝賀信、悼詞這類工具性內容，或是美術製作，產生一些超現實的、人腦想不出來的東西，用AI是可以的。但AI無法進行文學創作，像《人世間》這類作品，不可能用AI生成。

文學創作是有溫度的，是帶著瞬間靈感的一件事。像唐詩「一去二三里，煙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」，更是妙手偶得。而AI生成的詩，每一句都似曾相識，因為那是輸入大數據組合而成的產物。作家是不可替代的。

# 張宇燕：自由貿易，無問東西

中新社北京9月9日電 五千多年錘煉而成的中華文明博大精深，其中的許多思想與其他國家或文明的思想具有高度契合度，同時又有鮮明的獨特性。

開放進步的文明史觀，本應是東西方的共同願景。但對一些珍貴的人類文明成果與常識的背離，當今世界帶來重大挑戰，典型例證就是漠視「互利共贏」這一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原則。

經濟學中有一個廣為人知的概念，叫作「帕累托改進」（Pareto improvement）。其含義是：在一個社會或群體中，至少有一個人的福利得到改進，同時沒有任何人的福利受到損害，這個社會便實現了福利改進。當不存在進一步福利改進的空間，即有些人的福利改進必須以其他至少一人的福利受損為條件時，該社會便達到了「帕累托效率」

（Pareto efficiency）。

由於有人受益、無人受損，「帕累托改進」在經濟學上就成為一個非常值得追求的目標，能否實現「帕累托效率」也就成為評判政策或規章制度優劣的主要標準。顯而易見，實現「帕累托改進」是一個不錯的結果，窮盡所有「帕累托改進」的可能，進而達到「帕累托效率」。

但這些從孔子思想的角度來看還不足夠好。孔子曰：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他認為，僅自己獲得發展和提昇是不夠的，重要的是自己與其他人一起發展和提昇。換句話說，一個人的「立」與「達」，以別人的「立」與「達」為前提條件。

比照「帕累托改進」概念，中國學者趙汀陽先生創造了一個概念——「孔子改進」（或稱「孔子改善」）。與「帕累托改進」

相比，「孔子改進」又上升了一個層次，因為這一概念強調自身發展一定是與其他人的共同發展、共同進步連在一起的。作為進一步延伸，「孔子效率」可被定義如下：一個社會窮盡了所有「孔子改進」可能性時所達到的狀態。

實現「帕累托改進」和「孔子改進」的途徑多種多樣，其中最為直接的途徑之一便是自由貿易。在《國富論》中，英國著名經濟學家、「現代經濟學之父」亞當·斯密（Adam Smith）詳細闡釋了基于不同產品生產率高低形成的分工與交換，以及這種分工與交換帶來的巨大「貿易利得」（gain from trade）。後來，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大衛·李嘉圖（David Ricardo）進一步豐富了斯密的思想，為貿易理論奠定了堅實基礎。

儘管在歷史上某些時期，中國曾奉行

閉關鎖國、自我封閉政策，但總體來看，自由貿易理念和實踐在中國具有悠久傳統，並佔據主流。西漢時期，中國出現了兩部重要文獻，一部是劉安等編寫的《淮南子》，另一部是司馬遷撰寫的《史記》。在這兩部文獻中，作者都意識到，人與人或國與國之間的分工、生產和交換，能使各參與方獲益。在他們眼中，生財之道或經濟增長，即所謂「貨殖」，在於「以所有易所無」「以所多易所鮮」「以所工易所拙」，用現代漢語表述就是「用我有的東西換我沒有的東西，用我豐富的東西換我稀缺的東西，用我擅長生產的東西換我不擅長生產的東西」，其結果便是互利共贏，各得其所，皆大歡喜。

鑒于劉安、司馬遷的想法與斯密、李嘉圖的貿易理論如此接近，可以將中國古人清晰的自由貿易思想概括為「劉安—司馬遷定理」。

對於國家、群體乃至個人而言，開放帶來進步，封閉必然落後，已在人類文明史中得到證明。